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彭　賓燕又
　　　　　　杜甲春端成參閱

林次崖文集

書　　　　　　　　　　　林希元

與黃久菴兵侍書　大同叛軍

大同之事關係甚大近則一代治體遠則萬世是非于是乎在又不但若唐宋維州之取舍已也不及今

講求真是非所在處置一差治亂之勢一成使萬世之後議論其是非何補于事故令不吝費辭嘖嘖於左右者誠欲辯之于早不爲後日之無益也按尊疏謂張某力主征勦之說臣思大同乃 國家城鎮云云再三言之用是知羅峰所主在征執事則撫也但不知執事之不主征是有見于大同之事不用征乎抑不可征也若謂不庸征此則可說若謂不可征此則當辨之請詳之今夫士卒戕殺主帥事在必討其理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往殺巡撫許銘張文錦姑息

不治積習而至今日則撫之不可善後又彰彰明甚也以此觀之但見征之爲是撫之非是也若謂不可征不能征不得已而行姑息之政以圖目前之安尤非也夫征之誠是矣然征之不克而至于僨軍殺將何也曰此非征之不是不善征也何謂不善征使朝廷之初聞變也持必征之議從容以圖之撫帥且不易陽以撫輯之事責成之而陰爲之計如元初疏所業當不遺一矢而功可成遽爾出師遽易撫帥使賊合謀致死以抗王師此一失也使制將皆得其人

臨敵出奇不以攻戰如元再疏所策則舉兵雖涉倉卒勝算猶可坐收乃犯弟子之戒卒取輿尸之凶此再失也失此二者大事遂誤故曰不善征者此也因其不善征而誤事遂謂不安征猶因急食以致咽而謂之不安食也而可乎夫撫之固不是矣今而撫之尤不是也何則人臣將則必誅況不止于將乎前者雖云戕殺主帥然未抗拒王師論以　國法已不在原宥之列今事勢至此乃從而宥之則　國法何以伸奸雄何所懲將見　朝廷政令不行于一方諸鎮

效尤，天下大事從此去矣，其可乎。且招撫之說起于
元季，是時國運將終，羣雄並起，力無能為，不得已而
出此，然當昔已有將相奇謀，只是招之識前輩亦謂
元失天下，招安之策誤之。今　國家全盛，不比元季。
瑣瑣叛卒，非若谷珍，乃引吾可與大有為之君，而行
亡國之事，可乎。故曰尤不是者此也。故羅峰之失，不
在于主征，在于不善征，與不能持初議，執事之主撫
前既失之，而今並失之也。然羅峰之失，執事為之也
夫何主征剿之議，功久不成，而人言起。　主心疑羅

峰于是不能持矣故曰羅峰之失執事爲之也要此事是非亦甚明白執事之意亦以其事之難不得已而爲是耳愚謂此大非也天下未嘗有難處之事事尚有難于此者唐之征淮蔡也功久不成師老財匱民閒至有以騾代耕者當時議者咸請罷兵主心方疑此難也裴度獨身任之卒能平蔡擒濟而收反正之功今彼卒之强未如吳氏 國家之困未至李唐猶易也乃無以處之而出不得已之計何與更有難者如孔明以未集之蜀而當曹瞞强盛之時謝安以

偏安之晉而當符秦百萬之師然卒扼魏破秦自立于艱難之秋使敵人有畏蜀如扁之譏風聲鶴唳之恐今以 國家之全盛不能集一矢于賊目乃載書輸帛垂首而尋城下之盟何也必如所論大同非比當時所患在此兩言故勦事賊窠可以必攻急攻則人皆為固守攻破則是自撤殺不成藩籬然則天下叛軍有如大同者皆不可攻耶萬一叛卒狃于常勝此後復殺撫帥如張文錦李瑾亦曰不可攻而不攻耶殆未通之論也使當 太祖 太宗盛旹必無是事萬一有之亦將如斯而已耶未必

然也。君子之謀人國也，必出于萬全，然後可以為忠。今日之事，可謂萬全乎。然此不忠者之所為耳。執事以赤心報國，自誓夫豈不忠者，然必出此者何也。毋亦意見之差，以是為忠耳。夫意見之差，而至于誤國家之大事，其心雖忠，猶不忠也，可不慎與。如必以此為忠，愚敢明其不然，何也。刑以討罪，兵以戡亂，天之道也，國之經也。違天之道，弃國之經，而欲已亂，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則唐以姑息而失河北，元以姑息而失天下，何也。故愚敢明其不然也。

與翁見愚別駕書

討虜檄文

天下事有義不當爲而冒爲之言之則起人疑不言則貽民害與其不言而貽民害寧言之而起人疑此仁人不忍之心若今之攻佛郎機是也佛郎機之攻何謂不當爲夫夷狄之于中國若侵暴我邉疆殺戮我人民刼掠我財物若北之胡南之越今閩之山海二寇則當治兵振旅攻之不踰時也若以貨物與吾民交易如甘肅西寧之馬廣東之藥材漆胡椒蘇木象牙諸香料則不在所禁也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

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沉速檀乳諸香。與暹民交易。其價皆倍于常。故暹民樂與爲市。未嘗侵暴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刼掠我財物。且其初來也。慮羣盜剽掠累已。爲我驅逐。故羣盜畏憚不敢肆。強盜林翦橫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則爲吾除之。二十年海寇。一旦而盡據此則佛郎機未嘗爲盜。且爲吾禦盜。未嘗害我民。且有利于吾民也。無故而欲攻之何也。佛郎機雖無盜賊刼掠之行。其收買子女不爲無罪。然其罪未至于強盜。暹民略誘賣與。尤爲可惡。其罪不專在彼。

而官府又未嘗以是攻之。官府之攻，起于殺死番徒鄭秉義，而分其屍，其攻亦未爲不是也。然以彼之悍勇輕生，欲殺其十人，非償以數十人不可。大約機夷之人，不下五六百，欲盡滅之，非陪以千人不可。然捐千人之命，以陪無大罪之夷，亦仁人所不忍也。捐千人之命，能殺五百之夷，猶未失也。倘捐數十人之命而猶不能殺其十人，反爲所殺，計其失不愈甚乎。是其利害之淺深輕重，尚當較量也。元于此籌之甚熟，未嘗以夷爲盡無罪，亦未嘗以爲有大罪，未嘗以夷

爲不必攻，亦未以夷爲容易攻，故嘗作佛郎機論，專罪容保交通之人，以攻夷責之，俾自爲計，既獻攻夷之策于海道，又薦門下知兵之人爲之用，是元于機夷未嘗黨之，其攻否之宜，與攻治之策，蓋有見焉，不若時人之輕舉妄動也。

上巡按弭盜書　海寇

夫海滄寇盜所以相尋不已者，招撫啓之也。自官府招撫之策行，海滄寇盜更相倣效，遂不可止。今日之林益成，即前日之李昭李、李益進、馬宗實輩也。夫李

周賢者、亦見吾往時之跋扈旣幸苟免、今日之林益成又得寬宥、吾弟之罪、未至于益成、吾力足以鼓亂而又過之、吾再觀兵、官府必復憚而我釋、此其所以敢爲叛亂、輕舉而不顧也、今不大加創懲。大肆誅滅不足以折奸雄之心。不足以塞禍亂之源、不足以洗往事之懲。然天下之事。制之于未然。爲力則易。周賢之起也。不及其微而制之、使其牙爪羽翼、漸以長成、遂至不可禦、此其機一失也。及其致討也、又不防于早。徒使林益成者以散餘之卒。與之從事、待勢力弗

敵然後徵兵使開風遠去而莫之止此再失也失此二機今雖合郡縣之兵以攻之譬猶高飛之鳥深逝之魚愈攻愈遁愈急愈遠滄海無涯兵力有限老師費財安見賊之可得哉爲今之計宜可偃旗臥鼓示以不攻之形密遣廣東約其地方官謂荼毒貫地今不可輕宥李周賢望風作亂必禍延于彼如欲解禍息民須彼此夾攻使發黑槽大船四十艘尾馳而北沿海要害各置精兵而陰爲圖之之計一面遣人覘至賊巢徵集鄉老挨門清查籍其姓名別其脇從之

民許自首。非脅從除首惡外。有能自相斬捕與獲賊同賞。先之文告。傳播四方。限兩月以裏。如過期不至。然後擊其黨親。夷其廬舍墳墓。沒其田產。如此則賊黨漸散。賊勢自孤。待廣兵既至。我兵乃動。彼攻其外。我攻其內。彼如釜中之魚。將安逃其死乎。周賢既平。然後授意廣東。并圖益成。則我不失信而大惡以除此又滅虢取虞之勢也。所以必召廣東之兵者。今賊畢集玄鍾陸鰲。我若盡衆長驅。彼必放舟南下。一日千里而前。莫之止。吾雖有武夫千羣。何所施哉。廣東

之兵既來則入廣之路以塞又以萬安大船數十艘分布劉頭等處以遮其入城之路二路既塞賊乃可剿然剿之之策亦有未易言者今各處出海官軍特如土木偶人最不可恃鄉縣機兵又皆雇募答應水勢非諳而巡捕官逡巡觀望前却苟應文書此皆難與共事今之可用者獨海濱鹽徒與漁戶耳鹽徒漁

蓋見者能上言論禦海之策亦欲召募漁戶想閒中可用備此策耶

兵力皆雄于盜賊海洋之技又與賊共故逡巡角办于滄波之間盜賊反出其下今安邊州縣正官聘請各灣在同安如官潯坂尾高崎劉五店在南安如蓮

河石井在晉江如塔頭石芹石湖深滬以及福漳沿
海澳分。各選丁壯編成卒伍擇其頭目統率之。給以
工食優以犒賞結以腹心隆以禮貌則彼自致死于
我不患兵不精也戰船一時殆難架造而海滄嵩安
官澳等處大船蓮河深滬等處釣船俱可借用器械
未精則量給銀兩各令自備粮餉未充或權借預備
倉之粟而勸借僧道出粟以償之四事既舉然後以
郡縣風力官監督各守地方待時而動將見內治修
而盜賊可圖也今欲撫之使來則李周賢之悖凡再

殲兵林莽成之乎豈容再誤繼自今海滄必無可馴之民而禍亂相踵 朝廷失政令矣如欲置之不問彼必鼓亂一方出沒三省海滄之切掠無獲勢必沿及鄉村此皆往事可驗是又大可慮也如徒泛爾稱兵輕議攻討略無一定之算是徒費無益空勞罔功不能平賊而反長賊所謂不勝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揭帖

安南成功乞查功補罪以全臣節揭帖 自明功罪

元以不才被論去官、不知所論何事、途遇須知官回
自京師者、咸云科道諸公、謂元平生居官無可議、建
議征南、亦是至當不易之論、但今非其時、討莫登庸
降、本當以臘月至過期不至、疑是元沮撓、故略彈論
以相警意吏部必不便議罷黜、已而吏部果議罷用、
科道諸公甚以爲當、不意明旨徑批特與閑住、 命
下之日物論驚駭、科道諸公、咸共歎息、追悔莫及、謹
按元以沮撓納降被論去官、卒之當路歎悔、元之心
事亦已明白、似無容復辨、但元實未嘗沮撓、且平日

主征之意與目下不平之事有未白于君子者所以
不容已于言也今之不主安南之事其說有三一則
安南遠夷也不以遠夷之故敝中國一則謂宋元之
盛不能取安南我　朝取之亦復隨失安南必不可
取一則謂今之兵力方屈不如永樂初年之盛其爲
說不過此三者而已如元之見則謂安南與兩廣同
入職方非遠夷也自宋人失之中國之民陷于夷狄
漢唐衣冠之族如姜公輔輩淪于左衽者六百有餘
年所恨者無時無幾耳今之登庸與向日黎利不同

蓋宣德之初。交趾之民久遺化外。一旦拘以中國政令。本非所樂。加以其時。中國之人爲吏于彼。利其珍貨。各肆貪暴。如東漢之季。故黎利一起而歸者如市。所在爭殺長吏以應之。登庸倔起。盜竊威柄。遂據其國。人心不服。且黎氏未殄。安南大族。多與爲仇敵。雖或外服。而心實攜貳。如所謂西寧公者。在在而是。安南此時。實有可取之機。與黎利之時不同。而閩廣海兵。又有能取之勢。此元所以屢有言而不能已也。蓋元平生有安南之志。及提學嶺南。巡歷廉欽。訪知安

而時非勢實是不同次崖所以介乎有功耳

南國分爲三有可取之勢惜無其機欽州之行元因灼見安南事情逆料莫登庸故不能立國故一意主征而不復變元當中國無事之昔假爲用兵遠夷之說似乎可罪因士夫之所共駭然元明知衆怒之所在乃敢犯衆怒而不畏又勝負兵家不可期元焉能保用兵之必勝乃以一家數十口之命決于一戰屢言之不已者其中必有真見深意存焉求可以爲孟浪而咻然非之也今使所言無關于中國之大體無補于中國之大事事幾不投行之而落落難合事無

緊要有功而不足爲功登庸投降元果沮撓如是而曰其言孟浪沮撓事幾罪之可也若言之而有關中國之大體有裨中國之大事切中事幾行之而事無不合事在要緊有功而足以爲功則言非孟浪事無沮撓無故談兵雖若可罪而卒賴以集事則其心可原其功可錄而罪不必論矣征伐王者所不廢商宗鬼方之伐周王淮夷之征聖人不以爲窮武況安南本中國故地非淮夷之比篡奪相繼朝貢久缺又有當問之罪足元之所言有關于中國之大體也元之

建議一則曰征二則曰征雖屢格不行而逆庸之膽已落既而三帥臨邊安南舉國震恐遂款歸地削爵（雖不必有自而此議出征之人亦不可少）恐後則元之所謀有以震中國之威使遠夷憚懾而折服可謂有補于中國之大事矣元前後建議若王師入境皆僕後倒戈之民又謂安南一塊之土終無獨立之理其勢必折而入中國又謂漳州海兵交人所憚今三帥提兵只是以虛聲恐嚇之閩兵雖調而未至實未嘗欲用兵也而文郁西寧之徒已是恐各請逆庸納款歸地削爵使如元之策寔以兵臨之又

將如何以此觀之則元料安南之事無不投合于是可見閩登庸購元奏稿初得以千金繼亦五百並元于安南之事知之最真所言皆深得其諱隱切中其膏肓故深憚之也登庸既降今 朝廷以其地為都統使司設十三宣撫司四尚之歸以其民入編戶夫安南自宋割封以後隨自立國稱皇稱帝聽其自為宋人討之不克卒封之為王元人討之不克又封之為王我 朝取之不得又封之為王今兵未入境而逆庸繫頸送款以其地為都統使司其不郡縣歲輸

雖体統稍正

貢賦雖若與于今各布政司其分其地為十三宣撫司官命於　朝歲頒大統曆三年一貢猶不與于雲貴荆廣土官衙門據此則安南之地已為吾有宋元與我　國初之不能得者於今得之其功不亦大乎四崗之地正統間都御史朱鑑奏　璽書取之而不得今則束手而來歸亦豈不為功乎莫登庸于嘉靖十九年九月送降書十月至欽州防城投降十一月初三日始出鎮南關投降元未嘗啟口動筆爭論可否何嘗沮撓乎夫其言有關于中國之大體有補于

中國之大事。幾無不投足以爲功。又無沮撓。如此則元于安南之議。言非孟浪。其心可原。其功足錄。而罪可勿論矣。且均之安南也。在宋黎桓在　國初黎季犛。如彼驕倨。雖大兵入境而不懾。今逆庸只嚇以虛聲。而納降恐後。則今時之不同于古。元料安南之必可取。鬪兵之必可用。其言非孟浪。皆于是可見。不然豈操觚執簡。能制登庸之死命。收復漢唐既失之境土。于六百年之後。萬里之外哉。詳阮文郁之疏。其故可知矣。晉遼東軍叛。元建議必征。言雖不行。既而叛

軍討擒迄不敢動。人謂元一疏之功。今之安南。何異於是。要今之君子。皆未能灼見彼中事情。故不免致疑于愚言。雖以霍渭厓平日議論相同。及至臨時不敢發一語。其它何望哉。則愚言之不見信于君子者無怪其然也。四峒之地。自元建議征南。或帶言。或特奏。不一而足。方登庸未納降之先。元與翁參政定議必取。及至納降。翁參政遣王指揮蘇通判與登庸反復講論。只此一事。蘇通判至以元奏草。常在袖中脅之。而登庸怕元。亦欲以此取悅了事。故于降本中顯

言之、則四峒之歸。本元之奏。而東塘半洲二公。亦云非先生屢言。吾何得知其所由可見矣。向使唐西洲潘峨峰之説行、逆庸肯歸四峒、削國爲都統、宣撫否、則元奏之不可無、不爲罪可見也、交事既了、蔡半洲私語張維喬叅政曰、得林茂貞這裏大壞、不是他大壞、恁得莫登庸這等懼怕、繫頸來降、而毛東塘蔡半洲相見、亦面歸功于元、則登庸之降、四峒之歸、孰功孰罪、軍門已有定論矣、初半洲語兩廣三司云、塘翁欲以林僉事爲首功、元募兵回自閩府、縣官以告三

司相知者亦以告。及至叙功，乃居次，蓋有沮之者。近者道過江西，元以問塘翁，翁曰，當初委有此議，後因衆論不一，只以官序，故先生在後。塘翁之言，蓋有隱諱。元之名雖在後，然叙功之疏，建議復地，召集驍勇。誰則先之。雖不為首功，而首功之實，自不容掩也。初元奉委福建募兵，臨行，告與翁叅政曰，為我語半洲公，我看諸公之意，只是欲納降，恐我在此打攪，故令我遠去，以便行事。若果納降，亦要停當，切莫將就了事，負此良苦，翁以告半洲，隨以半洲之意來問曰，登

庸如果投降，將何以處之。如今講定了，然後行。宅曰，勿謂我輩責先生也。元曰，今方瀛已死，登庸勢孤，國人離畔。登庸之事，大半是不可成矣。若又如前日納降請封，此決難准。想彼亦不敢望。若不費吾斗粮一矢而來降，功亦可嘉。吾前奏欲九分其地，此必用兵然後得。既不用兵，它自來投降，亦難執前議。果然來降，何以見是眞實投降，必遣子入質。如南越嬰齊乃可。果爾與做宣慰司可也。翁曰，宣慰司品級小。元曰，唐以安南爲都護府，五代時有諸總管府，得便宜行

事。今不與爲總管。則與爲都護可也。四峒之地。決要還我。如不還四峒之地。雖云納降。其事決不可了。翁曰。決是如此行。今登庸遣侄入質。削國爲都統。宜慰歸我四峒。皆元啓之。四峒之歸登庸已見降本。質子之遣都護之議。今翁見在可問也。以此觀之。則今日處分安南。元貢預議。而其事卒無不合。則其心可原其功可錄。其罪可勿論。於是又可見也。

上巡按二司防倭揭帖　　防倭

邇者倭寇自浙江流入福建。駐劄三沙。將窺諸郡。嘗

當道鈞牌令有司速備器械火藥多募敢勇之士又令近城郭鄉村搬錢粮牲畜入城以絶賊粮餉些少灣分搬附大灣仰見憂國為民之盛心也元聞禦敵必有良謀徒講而寡謀者無濟夫用兵之要有三練士卒也利器械也擇將帥也今欲募勇敢之士未知如何選募欲備器械火藥未知所備何器趙李牧守雁門募百金之士五百人遂破匈奴滅襜襤單于避之數歳不敢近趙邊晉馬隆募能挽弓四百鈞挽強弩九石者三千五百人遂斬樹機能平涼州此練士

之法也邇者浙江募兵五灣每兵與安家銀三兩募兵官及捕盜扣尅每兵只得銀二兩或一兩八錢此皆窮乏不能自存之人顧目前之急不計日後之生死者應之欲頼以殺賊不亦難乎宋楊難當擊蕭承之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爲短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輒貫數人氐不能當遂敗金兀朮自起兵海上用拐子馬以取勝偃城之戰以拐子馬萬五千來岳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但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

不能行兀朮大敗。此利器之法也。今倭寇長拔利刀也。利箭也。鳥銃也。今未知用何拔以制之。前年浙江募兵漳泉。每兵與銀三兩器械在內。聽其自備。斬木爲竿。末置尺鐵。青紅白布裹首。行裝不辦。盔甲俱無此如輒朝菌以禦蕭艾有不碎乎今見漳州府目解佛機銃過同不知用于浙江或吾閩但此乃海上擊舟之器。陸非所宜。夫兵有短長銃砲視弓弩爲長弓弩視戈戟爲長戈戟視刀劒爲長長以制短短以衛長機銃力至五百步。弓弩力至一百二十步。賊不久

停。一百二十步之外。須臾即至。銃弩無所用。而用刀矛矣。夫以倭寇之猛悍。挾三技之長。無以制之于百步之外。欲與角藝于劍戟之間。元見其難矣。以此觀之。則器械之不利可見也。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然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使將帥得人。如李牧。如馬隆。如岳飛。何患器械之不利。士卒之不精。倭寇作禍。于今五年。總制撫鎮之官。不為無人。然或去或殺。尚未收盪定之功。豈非將帥未得其人與。欲令軍民搬移積聚牲畜。無貽

盜賊之資即古人清埜之法是也然倭寇在海則舟小不敵于我登岸則敵强我受其制若徒撤移積聚無術以制之使得登岸其害可勝言哉以元郡見當發大船數十分布萬安鎮以塞入興之路發船數十分布晉江圍頭以塞入泉之路發船數十分布浯州官澳山後以塞入同漳之路沿海澳分鄉集如晉江之深扈東石安海南之營前石井蔣溽蓮荷同安之大嶝澳頭劉五店高崎馬鑾坂尾白礁令自設備其空缺去處令所在居民扦插木柵以截其登岸之路

須差能幹佐貳官爲之處又督鄉兵以守之否則難集且爲所焚無益也元慶當今事勢倭寇五年直浙殘破上越淮揚則江北凋敝其勢必窺閩在閩則泉漳先受其害不可不預爲之防也預防之策莫過于元所畫矣元聞前事後事之師也乙卯夏倭寇一百六十自興化黃石登岸入駐鎮東海口巡海分巡叅將等官駐劄福清募漳泉打手勦捕殺死都指揮指揮千百戶武舉三十員軍民以萬計不能得其要領反增二百二十人以去今三沙之倭數倍于海口

莆田仙游各縣民兵、各非選募、欲求勝于彼、又知其難也、嘉靖二年、流寇九十三人、流刼興泉漳三郡、莆田鄉士夫子女多被虜掠、虜質府判經歷以金贖回刑侍節一溪先生、時以御史按閩、至泉延鄉士夫問計、時同安大戶葉元忠、以任俠坐死繫府獄、士夫以元忠薦、使殺賊自贖、一溪用之、質其家屬于獄、元忠募敢死士百人、調晉江南安永春安溪德化長泰龍溪合同安七縣精兵、各令掌印官領之、八面合攻、推元忠為前鋒、令分巡聶公珙督兵、叅議蕭公瑞督粮、

餉、又密遣健步吏承兵隸分隨各軍、日報進止動息、由是各軍畏恐、無敢不用命者、追賊至德化小尤中、圍盡殲之、九十三人無一遺者、愳寇惴恐、不敢復犯漳泉者、三十六年、且今倭劉三沙、前雖解去旋復回還尚當為之備、今民間任俠豪傑如葉元忠尚有之。執事如欲為預防之策。收盪定之功、請憲節下臨令鄉之士夫、未必無可延問者、夫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廟廊之語、興衰之事、將所願聞也、

記

宣德交趾復叛始末記　交南事情

叙交南事不過五百餘言得失具之可謂詳練

希元以主征安南廢居林下皆命使然固無憾矣然心事不可不白當時廷臣所以見怪者謂　成祖皇帝郡縣安南終不能有宣德年間中國喪師于坡壘關安遠侯敗沒以是為戒不知古今事勢不同元在欽州備知交趾之復為安南與中國之所以喪師者有五交趾既定當時英國公張輔不能如諸葛孔明收拾西土人物方其王師未班豪傑竄伏草莽已有窺覦之志其致釁一也交趾之民久遺化外法綱甚

疎賦歛極薄。一繩以中國之法。其民不堪。有思亂之意。其致釁二也。 太祖高皇帝貴雲于荊川廣諸省。間有狼子埜心之民。皆設土官。因其俗治之。故終無患。 成祖皇帝既取交趾。狼子野心之民悉郡縣之。故終作梗。其致釁三也。 太祖高皇帝既收雲南。留黔國公沐英在彼鎮守。故能歷服其民。安南之事。既定即掣回三帥亡兵。各處守兵未盡設。其後事之慮。已見于黃忠宣之書。其致釁四也。交趾多珍寶。中國之人為吏于彼。多肆貪殘。民不堪命。因中官之誅求。

永激變而亂隨作。其致釁五也兼此五釁。其民皆思黎氏故王師一到。彼無傒后之思。並起與吾爲敵。坡壘關之覆敗。有由然也。登庸篡據。國人不服。有懟故主之心。黎氏舊臣武文淵阮仁連等並起與之爲敵。元皆備訪而知其情。故力主安南之征。觀毛東塘仇總兵催兵文移稱交人聞王師將至。咸願爲內應。此是實事非歸順憑祥等州之妄報也當時廷臣不知古今事勢不同。律以宣德之事。歸咎于元。豈非枉乎。觀宣德中黎利之變。安南傾國以抗王師。今王師未

至登庸即繫頸送欵其事勢之不同顯然矣

安南事始末記

安南事情

予自束髮讀書見交趾本中國故地唐相姜公輔生于愛州即有安南之志及官廣東署按察司事見一罪囚曰陳廷綸者係湖廣富商奏辯到司及安南族子黎皈據海東府以叛時莫登庸爲將領兵征討黎皈兵敗挾貲貨逃入欽州陳廷綸及邊民黃子㬌李齡等與之交易官府以交通外夷罪之廷綸坐縱黃子㬌等充軍凡七八人奏辯到廣元適署按察司事

元駁之曰爽茵逃難入境邊民與之交易非交通爲奸難引通夷之律取卷于兩廣軍門盡釋之問其詳又知黎飯至欽州官府捕送安南誅之境上其時總制乃東泉姚公也

姚公名鏌王文成爲總制實代姚任

元歎曰黎利負中國黎飯負黎氏乃天道好還之理何須問以吾所見乘其亂而取之豈非天與之時耶失此機會良可歎息至軍門以語總制林省吾公公曰此事吾不能爲前見霍兀崖常講此事可往問之及問兀崖答曰桂見山素有此志蓋其初爲諸生時夢他日當立功入桂之外及舉進

士沉滯州縣欲爲之無階于今當路雅欲爲之思當世之士無可與共事功者惟有王陽明乃特起之于兩廣不謂陽明思田之事旣息歸朝之念却切屢求不得拂衣而去見山恨其負已即動本削其伯爵予心藏之遷官南大理應詔陳王政二十一事內有安南一節方與桂見山共成事功不謂遽沒故祭見山之文有提學嶺表之旨予有安南之志及接兀崖之論始知先生之起陽明者不爲思田何豪傑之士所見畧同之句及落職欽州適有安南之事　皇上之

不得次崖此段文竟不知文成所以再起及削爵之故

志又銳謂其時有幾故銳意圖之不謂終身之禍乃
起于此初　皇上銳意安南舉朝不欲　聖心不樂
一日在文華殿得予安南之疏歎曰我謂海內無豪
傑今尚有乎即召李序庵夏桂洲武定侯三人李夏
先至以予疏示之曰朕決意征了你們如何二公唯
唯叩首而出遇武定于承天門問曰　皇上云何二
公告之武定至　皇上語之如二公武定亦唯唯叩
首起而旁立即丟一冷語若自言云那一塊地雖得
他何用不知　皇上聞之否張東瀛本兵語齋本吏

曰、你們老爺事成了、你欽州有若干錢粮、與吏酒飯

越二日兵部處分兵馬、具本以進、盡謂事不可已矣

忽本下兵部曰、安南此事識體達道者、則見得分曉、

聞卿士大夫間、私相作論、謂不必整理他、你部裏二

三次會議亦不力主何者爲是、既都不協心國事、且

罷其云識體達道云云、乃指予、私相作論、不知爲誰、

皇上得之何人、皆不及知也、前都御史唐沛之蔭子

唐世橋得　皇上語意、冀建功安南、遂求爲梧州府

推官、以告予、　皇上既知予名、問左右大臣曰、林某

何以尚在欽州左右曰此時莫登庸方倔强須林某制之及久之不召朝士笑曰諸老以林某鎮鑰南門何一鎮鑰如是之久也夏桂洲說予于 皇上曰林某一生只是說殺蓋以予既欲征遼東又欲征安南也後安南入貢 皇上思及予從容問六臣曰林某如何時六臣在側無一應者當時若有一人啓只必不至今日可見公叔文子難其人要人之出處皆天也安南之事雖畢 皇上之志尚未滿蓋爲諸臣所沮不得郡縣故也毛東塘當時冀其大封拜及得論

功卽報、大不樂、元回自海非道見東塘于吉安、其報適至、故知之、聞乃爲夏桂洲所沮、元嘗謂安南之志雖不就。亦做得一半。其削王爵、降爲都統使。列于十三藩比荆廣雲貴之土官。不可謂無功、當時若用予策、安南可坐而取、恨不見用、又恨當時不祭告天地祖宗、詔告天下、及安南臣民、予嘗見於辨本後、長子林有松、援例入監、聞卿士夫稱陶眞人與言、 聖上曰、朕有二大事未幹、一是王三、一是安南、都未曾祭告天地 祖宗、及詔告天下、安南臣民行大賞、有松

聞之即見陶眞人問之果有是言始知愚見偶合於
聖上其時有松因訟予之寃眞人亦素聞之又樂爲
辨理有松欲求之以書告予予不可乃已嘉靖丁未
也抑此一事也王陽明因之失爵毛東塘因之削官
蓋東塘本無將略若非安南之事未必遽至本兵及
至本兵果以不稱敗予嘗與蔡半洲書曰東塘之成
也以安南其敗也亦以安南始知天下之名不可以
虛竊天下之功不可以虛冒正指此也是知安南一
事非特關予一人之出處王毛二公之出處亦關之

也。

議

拒倭議　拒倭

今閩廣浙直無處無倭，雖聞有撲滅之處，然隨撲隨滅，終不能使之斷絕。其撲滅之處，皆得之于水。蓋彼舟小於我，自來捕賊者，皆捕于海，則無不粉碎，故倭賊所至，則焚舟登陸，而不待舟，殺掠既飽，然後尋舟以去。亦有尋舟不得而巢穴于此者，賊既登陸，則無如之何。故將兵者皆伺之于海，以大船衝之，則無不

破碎然不能禦之于陸以救生民之難而伺之于海使生民糜爛于干戈然後擒之已無及矣是其得賊之功猶不能贖縱賊之罪而論者多以為功亦未之思耳今以往事驗之安海之倭僅二百四十黎將黎鵬舉領兵四百頓四十里之外不敢助泉兵而擊使從容就道河尋舟以去今乃能擒倭于福寧州則不能得于陸而得之于海可見也戊午十月眞假倭僅八十黎將合巡海漳浦福寧三千之兵四路把截竟不能得使從容由南靖以去則不能得賊于陸又可

見也。巳未同城之攻、參將曾清指揮朱亮朱相十戶王道成等、合兵四千臨賊遠避、而參將乃能擒鄭嚴山于海、則不能得賊于陸、而得之于海、又可見也、又有可怪者焉、今雖曰倭、然中國之人、居三之二、爲賊爲兵、中國之人一也、然爲賊則勝爲兵則敗何也中國之人爲賊、則自分必死、皆于死中求生、以故不死、中國之人爲兵、則自分必生、不復致死、以故取敗、是知爲賊爲兵、中國之人一、而勝敗異者、致死與不致死之故耳、今必使吾人爲兵者、皆于死中求生、則勇

爲賊與官兵勇怯殊勢不特倭寇爲然

同于賊而吾之兵食又日增賊之兵不能增而食又日蹙無可奈何矣又焉有不勝之理哉則平倭之要可識矣然欲使中國之兵不畏賊須先有以爲之備吾之陳法既足以捍禦則我兵有所恃而不畏敢于向前豈有不勝之理元以是獻巡海分巡道而不能用耳

新寧盜議　拒盜

按新寧之盜所以反覆不常者官府姑息之政使之也往年大征賊卒不可盡且無所懲而復起者所敎

多良民賊反得逃其生。當道者急於成功。略無善後之策也。故為今之計。在于必征。然欲征之。亦豈易哉。夫千山萬林。深杳莫測。我進彼退。禽鳥無蹤。此賊之不可得也。賊不可得而捕賊者豈肯空手。良民始有

役良之害甚于被賊欲禁此患須功罪之課清而役可

不得免者矣。賊不可得。而其志益驕。良民不可免。亦必相倣效。是大征一番。不惟不得賊。而且長賊。不惟長賊。且驅良民而從賊也。故曰征之不易也。夫征之既不易。不征又不可。然則將奈何。善兵者于此必有成算矣。夫古之用兵。有患戰不勝者矣。未有患不得

戰也若新寧之兵則不患不勝惟患不得戰不得戰
者當求于戰之外夫用兵而不免殺良民皆在與兵
懼于無功上下交相蒙也今必使賊有可得之勢我
無空舉之勞兵將無僥倖之心上下無相蒙之弊則
賊可盡矣然賊之得非可歲月計也自昔之不得賊
者皆在急目前之功不爲久遠之圖也夫不爲久遠
之圖者類以老師費財爲詞也夫費數萬之財而不
得賊之要須與加數萬之財而賊可盡其得失固相
懸也然卒不爲者急目前之功而不暇爲此也是故

賊之不可得者非賊之不可得也吾不欲得之也夫何熟計今新寧之盜所恃以為固者必曰彼進則我退彼退則我反如此而已非但賊之所自恃者以是吾所以慮之者亦以是也而愚則有不然者何也夫賊之逃吾或不可得之矣使逃而不返豈有不可得者哉何也彼雖盜賊固吾編戶其居必有室廬也其耕而食必有田畝也方其為盜也固舍其田廬而不顧及其既逃也使舍其田廬終不忍吾從其不忍而

此為反客為主之妙

圖之取彼室廬為我兵居取彼田園為我耕守聚數

于之兵。爲久駐之計。因耕守之利。省糧餉之半。彼欲去則無途。欲歸則不得。釜中之魚。必無久活之理。向之不可得者。將以次而可得。不可盡者。將以漸而可盡。故曰當求于賊之外者此也。然官府急于近功。肯從事于斯者鮮矣。故曰非賊之不可得。吾不欲得之者此也。夫得賊之策。大略如此。而舉兵之道。尚有當慮者。夫今之爲舉兵之說者。必曰非大徵兵不可也。然自吾策之亦徒爲虛名而無實用。徒爲費財而無補于事也。夫大徵兵者。或紓　國家之難。如唐之討

安祿山或徃不庭之國如唐之討淮蔡也今新寧之盜以山林爲命以善逃爲技非若國家之難與不庭之國也彼雖依憑山林其耳目皆在州縣吾機方發而彼已先覺我兵方集而彼已先遁矣徒費數萬之金亦將何所施乎勢必殺良民以塞責在上之人或憚于無功而姑恕之上下交相恕則良民之禍慘而不可解矣故曰興兵懼于無功上下交相蒙者此也噫徃昔之兵浪費之鉅竟不能得賊而多殺良民者恒以是而今可復蹈之乎故曰徒虛名而無實用從

贅財而無補於事者此也以愚拙見新寧之盜十人之中未必皆為盜脅從者十而七八也大約不過萬人除其脅從不過二三千人耳是二三千人者斷乎必誅而無赦者也苟處之有方始猶折科上槁耳而議者輒曰非大徵兵不可此無見于虛實之勢也故今日之事兵不必徵也取其精而已形不可露也密其機斯可矣潛召精兵于外使備兵之官訓閱常練之兵若非大舉之狀從而分別其類首惡必誅脅從罔治也怙終必刑自新必赦也先之以文告申之以

信誓。則潢池之內。必有賣劍之民。而賊可去十七八矣。然後開以功贖罪之門。下自相斬捕之令。則首惡怙終之徒。必倒戈于內。將見賊心未戰而先虛。賊勢未陳而先崩。待吾精兵四集。計必斂甲韜戈。四投山林。而無俟于交鋒。我兵不用而可以坐勝矣。故曰不必大徵兵者此也。然舉兵非難。得賊為難。此久駐之訣所以必用。故曰當求之於戰之外也。求之于戰之外。則兵將不求于塞責在上。不慚于無功。上下無相蒙之弊。而妄殺之禍或可免矣。然此特用兵大略耳。

若夫隨機應變、則主將之事、用人擇將、又軍門之幕
皆難以預設也、

皇明經世編卷之絡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六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宋典琦有韓參閱

史督撫奏議

疏　　史道

創立五堡以嚴邊防事　創立大同五堡

史總督自其爲兩司時攻楊新都輒謀不直之其後役僞咸寧侯開市非端人也但其立五堡有益

會同光鎮守少監楊進總兵官左都督梁震等爲照大同鎮城迤北一帶東抵陽和西盡高山一百四十

餘里。俱係平川曠野。黃沙白艸。直與虜境通連。故我

疆埸故載之。時史公爲撫臣。毛鵬爲提督。毛集中亦載創立五堡疏。但此詳而彼畧耳

太祖高皇帝迅掃腥膻之後。即以此爲胡馬奔衝之會。特建此雄鎮。猶砥柱之在中流。將使虜酋不敢背城南下。輕犯倒馬紫荆等關。然以一城孤懸天外。漫無重山疊嶂之險。容或我備受失其固。一騎馬驅直至城下。是以從來本鎮地方。遭殘蒙患特甚。諸邊常年四月以至十月。塞艸暢發之餘。秋高馬壯之日。縱橫侵擾。四流夯刼。日無定時。東出則西入。此出則彼來。必須動調兵將。常川防守。其追逐按伏糜費額外、

錢糧以歲計之不下數十餘萬然而邊民罹殺擄之災戰士遭鋒鏑之慘卒有不可免者先年原議創置五堡之人蓋亦的見各該險要處所果能立堡設兵眞為我國家億萬年永逸之計因而奮迅以為無所顧忌英見遠慮謀國未為不忠但其舉動之間罔識通變重拂群心事方艸創之初輒搆非常之禍自是之後有聞人言及五堡之事者搖手閉目未敢出聲以應殆色變於虎之談矣先巡撫都御史樊繼祖增展高山聚落二城而大同鎮城已若兩腋生羽之漸

亦將有進圖五堡之機也，但以初承兵變之後，在於事會之遠，不可遽遂，本年二月間，時方大虜壓境，該總督尚書毛伯溫，奉命總督三鎮軍務，前來首倡是舉，合衆爲謀，籌度兩月，乃於召募，聽其自來，夫役豐其糧犒，以至木料傳石等項，一皆預爲計算，分處停當，召募一加，遠近響應，三日之間，執姓名以願從斯役，不下數千餘人，又爲指授總兵官梁震前去先年原擬設堡地方，周詳體勘務得地勢高聳，水艸便利，可因者因之，可改者改之，明白開議，以憑施行，震等

依蒙遍歷夷險高下逐一審勘某處可以創立新堡某舊堡可以全弃不用某舊堡可以相應增制各議擬詳定臣與鎮守少監楊進總兵官梁震等親詣前項境外各該處所公同重復審擇可否一併条酌停當總督尚書毛伯温隨會行邊使尚書翟鑾巡按御史皮東山議得鎮城迤東六十里洞子溝之南原設鎮胡麼堡四面溝岔道路崎嶇如遇虜衆攻圍轉輸救援一時不可卒至該堡稍西地名南車房土脈肥厚地勢高阜就此創立一堡與關頭北車房等處相

距虜賊不敢似前直犯腹裏採掠安子等山及聚落等處地方矣及鎮城東北四十里冰盡頭原有舊堡地僻除非險衝土乾不便汲水仍移向稍東平崗之地則四望豁敞戰守得獲矣又紅寺舊堡在鎮城正北當諸邊適中之處原額舊堡規度狹小氣槩不雄況經歲年之久風雨披塌遂成丘土今當開展擴克易舊成新中間多增軍馬於此管攝諸路兵將若遇賊警忽至互相傳報從而併力捍禦真有一呼千應之據也又紅寺稍西有張布袋紅土等溝俱係常年

墻通賊虜便路。不有所處。則紅寺雖存。未免孤立無助。西二十五里。有護堡村。正當前溝通會之地。於此立堡。則東援紅寺。北控諸溝。一應零星之賊。無從潛地。而入矣。又西五十里沙河舊堡。設在沙河北岸。然而坐陷淤泥之間。今移其所。於河南好女村立堡。則北距河險。東與護村等處。聲勢聯絡。賊騎不敢肆然南渡矣。前項應設五堡。展築者一。創修者四。紅寺改名弘賜堡。南車房改名鎮遠堡。水盡頭改名鎮川堡。護村改名鎮虜堡。沙河堡改名鎮河堡。弘賜添設參

將處所，週圍丈尺，宜用三里五分，高二丈五尺，厚二丈五尺，內應置馬軍五百，步軍六百，共該軍一千一百名，其餘四堡俱二里三分，亦高厚各二丈五尺，宜各置馬軍三百，步軍三百，共軍六百名，弘賜堡應立把總四員，鎮邊等四堡各把總一員，每軍一隊，應有管貼隊官旗含二員名，共該把總官入員，管貼隊官旗一百四十員名，又謙得五堡雖立，若於堡外不有隄防，則賊之往來馳驟，何以距阻，不設眼目，則賊之動靜，何以預知，堡中之人，不惟出入未便，而守戰機

宜。亦何所憑、應於西北一帶、深挑壕塹一道、沿壕築立墩臺、各設旗軍哨守、則壕塹之深險、有以分內外之勢。而賊馬不可遠入、墩臺之密布。有以設耳目之多。而警報易以飛傳。五堡之外又生一藩籬矣又議得五堡設立處所、俱係往昔賊虜常川住牧之境、今即於此地坐驅四五萬餘衆勞役數月、中間事變、誠難憶料、其所關係、有非輕細、仍合置夜不收通事家丁人役數百餘人、分投晝夜伏住二邊緊要墩臺、及山崗高阜去處、兼督守瞭人役、加謹瞭望、挑空深闊

營盤以爲官軍夫役棲守之所虜賊不時入犯各該
將領督令防護官軍控弦以待虜賊一見驚愕知備
不得以遂貪噬而各該守備分投管領理料得以從
容就事日有成功其防護兵馬行糧料俱於管糧
郎中詹文光處計日給發而調集到各處軍民夫役
口糧俱於通判張烈收貯總督軍門原發銀內關支
仍於本年四月十八日爲始齊力興工除總督尚書
毛伯温特委宣府坐營指揮劉環犒賞外臣復行令
僉書都指揮張勳山西河南領班都指揮李承祖滕

瑣、不時齎領米麵肉酒分投前去、各該工所唱名給散、以示存恤慰勞之意、至五月初五日、鎮邊堡城完、初八日鎮河堡城完、十四日鎮川堡城完、二十八日鎮虜堡城完、六月十九日弘賜堡城完、臣等又會行副總兵戴廉等、各將所部兵馬、分投摘撥、一半架梁一半協同各路軍民夫役、長挑壕塹一道、遇土則挖、遇石則鑿、東自陽和、西抵高山。俱接陡山一百六十餘里深一丈三尺。疊土為墻。一丈四尺。上下二丈七尺。寬一丈五尺。沿壕外面。每二里餘築打墩臺一座

共六十餘座。每墩起蓋房屋二間。合為一間。其各墩應有鍋瓮器皿旗幟號帶弓箭盔甲鎗刀火器。俱各置辦完全。逐一布設。隨於每墩會同各選撥官軍六員名。令其常川輪流哨守。一遇有警。一面酌量賊數多寡。張掛青黃白色號帶。傳示諸路。瞭望之人。依照傳報。預為戒嚴收斂。一面摘撥一人下墩踰壕星分馳報各該分定城堡。以憑會報合兵。又弘賜堡稍東南十餘里。五堡分中處所。一山特起。舊名平山。絕頂之上。曠然平地。膏腴之田。連山幾於千頃。升巔俯首

四望五堡俱在目中萬一各堡有事於此規瞭賊數多寡去來方向極爲真的卽可據之進兵援勦況乎緩急之際標號取傳合散呼斥遠近可以畢見臣等會報總督尚書卽於其上創一小堡名爲會遠中設公館一所以爲會發兵馬之處更立一墩臺安置官軍二十員名專一掌管號令常川哨守五堡及鎮城之中朝夕瞭望依藉乎此則賊虜入出多寡有無之蹤不可逃矣臣等又會同郎中詹文光督令商人分投召買弘賜堡糧六千七百石料三千五百石草十

萬束鎮邊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鎮虜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鎮川堡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鎮河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以上五堡共糧二萬一千五百石料一萬一千五百石草三十萬束行令陸續運送責委都事王濟衆等收受堆集縱或事出倉卒亦足為備臣等先於四月內督行坐營都指揮白欽盡將挑入壕塹之內附近五堡土田盡數丈量除將餘地查照近奉欽依內事理欽遵外先行分撥該路叅

將五十頃守備每員十頃把總每員五頃管隊官每員二頃每軍一名一頃共該三千九百四十五頃臣隨役各照員名地畝分給牛栱種子行令叅將及守備等官督勸趂時耕種然後漫州荒沙一望無際之鄉盡皆嘉穀秀實之境會逢比歲雨暘時若遂成大熟今卽登場入堡各該新募軍士俱各攜持妻子安插在內從容坐食亦若安土樂業率以生生無窮是期失死邊陲爲終矣

題北虜求貢疏　　俺荅求貢

臣於嘉靖二十年六月巡撫大同已陞兵部右侍郎時世廟三十年馬市成楊忠回部管事未交代間適遇酋首俺荅遣三虜使來一愍公疏詠被譴然此一事與我廟時邊市同局而名肯切一名石天爵執詞入邊求貢其所稱說有云成敗是非大判者何也世廟時仇鸞爲大將軍與彼中人畜連年不利靈官拜卦大頭目將有災必是北虜通而虜之所欲是徇市雖成終必敗豈非求進貢南朝可免又云伊父諰阿郎先前與南朝進貢款也故是年冬虜即大入所以與彼事不同耳討了段疋等物至今留下好名等言情詞亦若出於誠懇臣等據說奏請隨奉　旨其下有能殺俺荅者高張二公于俺荅請貢時亦深論前陞賞邊臣又將來人肖切石天爵俱斬首梟示九邊朝殺虜使之非夫夷狄稱臣欵塞本萬古帝王盛美事也果彼情出

非眞外托遜順之語，內藏不測之圖，我能先識，但當據其仰而向天，國體未爲不尊，只宜以温言遣却，既不墮彼奸計，亦不激彼怒心，則爲國忠謀，出於萬全矣。胡爲緣彼請貢，即欲搆僞荅而殺之，且將來人俱處之死，以絶歸報，夫殺之不受所欺，亦若壯矣，而彼率衆來侵，邊臣竟以疎虞失守，夫自來者殺矣，逞兇而至，計無所出，一二人殺之矣，率衆爲犯，則竟無復如何，其爲謀誤亦甚也，後至嘉靖二十六等年，彼再然則朝旨棄不許貢而邊臣以貢請，亦未嘗准允，總兵官周尚文借之往來，以牽

已自構矣

繫其心、是以大同數年、得以苟免侵擾。今歲敢復入犯畿輔、殘殺生靈衆多、上干 聖怒、行將恭行天罰追復 二祖光烈、以雪神人之忿、而彼復以進貢爲請、先後向背矛盾、信詐難憑、但以事貴乘時、動宜慮善、出塞之衆、臣嘗力贊 聖明以行、其在今日、若不可以直遂之者、何也、 天威震動、貫耳如雷、遐邇馳傳、風聲赫播、彼中或既知之、知則畏之、畏則必防、防則有備、備則設機以待我矣、我從而率兵以隳彼、果以備迎我、中必生阻、又或以避而遠、則我之往、竟屬

空行或未可以全功收也臣又思之緬以蘄邊未修空隙尚有可乘兵將未習戰攻尚或非利糗糧未豫供濟尚未能充是皆所當念者況今甫遭刼擾之後必須休養之既久訓練之既深討算之既審整備之旣周而後以大事爲舉必若 聖諭所謂食足兵雄乃能以萬全爲期者也其今二月之師似當徐徐爲討臣且聞之倦荅近年以來部落强盛於昔漸與小王子勢不相下嫉忌互生已非一日今者倦荅必欲求貢意欲依附 天王借取聲光以自壯門面因而

可以驕示小王子此固俺荅求貢之心也又彼以入搶之利散歸於衆而進貢之賞賚多爲已有且馬市一開上下通利比之殺人而後有所得者不侔此又俺荅之所樂爲者也且俺荅年來漸入衰暮自以其殘虐大多爲天所厭昨入搶後彼中人畜輒爾病作死者枕籍因而追懲往昔若有悔心臣以彼之求貢一節其於天時人事若爲一大機會而在我所處得失之間即有重大關係是誠不可不愼者臣又聞之禮部近者索查先年北虜進貢每一次宴賞供應通

此時已衰暮則在撫賞時又何如固宜其款兵托之易成矣

計費銀七萬五千餘兩而彼中進貢馬匹亦若足以少償其或馬市復開健馬輕值利當三倍況乎彼中所恃之爲强者馬也我以薄惡之物可以易彼善戰之馬是奪彼所恃而歸之於我强不專在乎彼我亦分有焉我或又以通變處之則馬之來也如流不數年虜中之馬半分於我況彼旣以貢通必不我擾則自是戰征可寢士馬無煩百費得以俱省生養久之而我海內之財賦漸以充斥中國之兵威必能大振乘此而大有所爲當自無不如意者此貢之足以利

乎我者臣亦不敢不以言也但恐犬羊惡類醜穢雜容不可使雜人漢官威儀當有一別嫌善後之處非臣所能知者伏望　聖明察臣之愚密諭閣直重臣相爲畢殫心慮各出忠見其於進退可否之間調停區處之道開誠謀擬詳悉奏請定奪務必可以上慰
祖宗在天之靈仰荅　皇天眷祐之意社稷蒼生不勝幸甚

議處三衛屬夷疏　　議復三衛

臣竊思方今形勢京師心也定易盧龍涿薊五腋也

宣避臂也大同延寧甘涼股體也居常無病心衛諸（咸寧侯仇鸞所欲取三衛以爲市史道督此疏乃奉咸寧侯意旨也）體令則假諸體以衛心已屬非計矣仰惟我　成祖建都燕京控扼強虜甲兵環統水陸輻輳　聖祖神孫億萬年不拔之基端在於此但大寧與虜爲我藩籬令包藏詐逆反成內患而遠交近攻之術是臣之日夜腐心者也昨歲入犯乃三衛爲之而問罪之師獨未之及者臣知其有所待也今俺荅及諸部落填因馬市微利遂相戒不犯安知暗以厚利不爲我用者乎諸虜既爲我用則三衛可圖矣三衛可圖則宣

遼之烽火復通。而京師之右臂亦固。盧龍定易之立鎮。可以次第而舉。大同諸邊。或亦因而賴以爲我安也。我　皇上聖神文武。比隆堯舜。伏望清燕之暇。留心省覽。上以光　祖宗創造之艱。下以遺　聖子神孫億萬年無疆之福。眞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再惟上年北虜驕横。我兵積弱。求將爲用。輒鮮其人。整飭振揚。大費心力。兹又目前之甚可慮者。是以馬市事。聊可覊縻時日。苟安目前。然厝火積薪。揚湯止沸。誠非永圖。況以俺荅之雄黠。益以內外奸逆

之交通虜焰已熾關係不小懸金募士封爵酧功豈無智謀劍客以應其選者此虜既滅其餘不足慮也大抵臣之愚見以爲三衞不從則我藩籬薄弱終成他患盧龍定易不立鎮則羽翼不強無以鞏固神京（復大寧固是奇策）然而欲圖三衞在於遠交俺荅欲交俺荅則大同走邊諸人誠不可不厚遇而隆養之也（然藉手于此虜恐除狼而得虎也）夫三衞徙則安在萬世俺荅擒則安在諸邊然諸邊之安危所係者小萬世之安危所係者大伏望　皇上清燕之暇再與密勿諸臣講求計處共効忠謀況今連年征調擺

守。經用浩繁。民力頗艱。民財難繼。而戰守良法。卒難爲言。萬一災沴飢荒。司農告匱。而待哺之卒。脫巾轅門則殷憂特甚。此其可慮。又有不在外而在內者矣

接報馬市事完疏　馬市事完

爲接報夷情事。照得臣嘉靖三十年三月內。欽奉勅諭。內開近該總督宣大侍郎蘇祐。及鎮巡等官徐仁等各奏稱虜酋俺荅脫脫等求通馬市。情辭誠懇。事下兵部會官計議。相應允行。茲特命爾前往彼處經理其事。爾宜查照該部題准事理。會同總督鎮巡等

官選差諳曉夷情通事、召集虜酋俺荅等到邊宣諭
恩威、令其約束衆部落、再不許侵犯邊境、准於新創
五堡邊外立市交易、每馬一匹、約價十兩、將發去馬
價銀兩量買段紬布疋等件爲用、仍諭各夷馬匹俱
要膘壯、開市之月、嚴緝軍民人等、不許私相交易、爭
利起釁、及透漏邊情、各該通事、亦不許撥置夷人、騙
詐財物、別生事端、違者卽時拿問、依律重治、所市馬
匹、卽給與無馬官軍領養、其原質留達虜四名、處給
犒賞遣歸、欽此欽遵、隨准兵部咨、該總督宣大侍郎

蘇佑及大同鎮巡官徐仁等題前事該本部會官議覆節奉 聖旨這北虜求開馬市你每既說邊臣譯審虜情誠懇准暫開行欽此臣道同本部主事張木即於本月兼程前赴大同遵奉敕諭及該部題准事理一面會差千戶周池通事王相張彥文許伯達卜彥于賈廷佐劉經吳寶王三鄭玉張傑亢成閆大成王河先後出邊直至酋首俺荅等營當面備將 朝廷浩蕩天恩准令開市情節示曉俺荅等知會一面行委分守參議各官分投多方收買叚紬布絹前去

鎮羌堡邊外、督同該路叅將焦澤守備丁淳挑壕設
市、就於壕內當中築臺一座、以為虜衆款塞瞻依之
所、本月二十一日、俺荅自豐州城至會寧灣脫脫帳
房居住、臣等備諭 朝廷恩威、及令嚴禁部落、臨市
不得飲酒生事、爭憤攙越、致乖事體、一面行令叅將
徐洪遊擊劉潭等安置香案、張設黃幃傘蓋、於原築
臺上、至二十四日、俺荅率脫脫等各頭領及散衆達
虜約有萬餘人、皆於壕外遠向東南、原設黃幃香案
處所、瞻望叩頭、臣等量以酒食犒賞、至二十五日早

共後形兩騎買市條式大率做此

俺答進獻達馬九匹，方將虜衆馬匹，以次牽賣，徐洪劉潭指揮張世俊與同該路叅將焦澤，督同分投管理易換，總兵官徐仁，副總兵王懷邦，紀驗印烙，當即發軍士領養騎操，共計買過二千七百八十餘匹，市完，臣等復以大字楷書百十餘言，會差原任都指揮林叢蘭等賫執前去宣諭，俺答即易新服，瞻拜黃幃香案，臣等遵照欽依，行令指揮趙振、丁鳳、姜淮等，依次分投犒賞畢，二十八日俺答辭謝，俱各撤營出邊北去訖，甫本月二十四日以至二十八日市事報完，

五日之內中無他阻，得以剛善厥事，俺荅又約致把都兒心愛及河西吉囊等，各部落頭領數人前來，公同親見大同互市規制，令其依行，恭順始末，委曲周至，萬目所共矚者，但俺荅於市畢回營，隨被蕭芹等（蕭芹自稱有呪術能呪城崩，故俺荅信之，後蕭芹亦竟縛獻）以怪誕不經人世所無之事，百端恐嚇誘引，竟使一（中國）念恭順　天朝之心，輒爾搖惑，隨於五月初四日入犯大同左衛，卯進申出，未經深入二十里之內，臣等急差林叢蘭王相張彥文等省解戒諭，俺荅唯唯應承，當即解散，六日之內，數萬賊衆自甘枵腹，終於一

矢不發。一物未掠而去、臣等顧見此賊、身爲蕭芹所移、其心若非迷而不悟者、是以臣與總督鎮巡、及本部主事張才等屢將大字文書、極以背恩無義指數前去、虜營宣諭、俺荅父子、即深自愧悔、臣等又復分傳把都兒心愛等交相極口、諭勸俺荅、益深懇悟、遂將蕭芹父子相繼縛獻前來、臣等乃敢准將節次乞求所賣馬匹、行令劉潭焦澤丁淳及經歷李時彥李璟韓待時照磨詹瑶等陸續買過馬騾一千九百九十五匹頭、仍量加犒賞、以羈其心、又緣 天恩二次

犒賚，光寵渥渥，俺荅父子感戴，益勵恭順，是以秋高馬壯，正彼驕逞無忌之時，亦竟鈐制各部落諸賊，絕無一騎入擾吾邊，而大同一鎮，得以晏然無事，俺荅恭順之義不可誣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